


重读经典课文

钱锋 著



 济南出版社

重读经典课文

钱锋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经典课文 / 钱锋著. — 济南 : 济南出版社,
2016. 11 (2017. 1 重印)
ISBN 978 - 7 - 5488 - 2436 - 7

I. ①重… II. ①钱… III. ①小学语文课 - 教学研究
IV. ①G623. 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8152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 14.5
印 数 1 601 - 5 000 册
字 数 220 千
定 价 42.00 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电话: 0531 - 86131736

目 录

重读经典

发现“老课文”的新价值 / 3

长歌怀采薇——关于《诗经·采薇》 / 45

所见不见,是蝉非蝉——关于袁枚《所见》 / 52

寂寂琴台老伯牙——关于《伯牙绝弦》 / 60

由实入虚,物我两忘——关于张志和《渔歌子》 / 65

游子? 归客? ——关于陆游《游山西村》 / 69

一枝杏花,满树春天——关于《游园不值》 / 73

看山不见山——关于《题西林壁》 / 78

空山不空——关于《鸟鸣涧》 / 82

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关于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 85

天堂里有一把小提琴——关于显克微支《小音乐家扬科》 / 99

每一个家都是一座圆明园——关于《圆明园的毁灭》 / 104

世间再无西门豹——关于《西门豹》 / 116

生命,在秋天定格为永恒——关于《秋天的怀念》 /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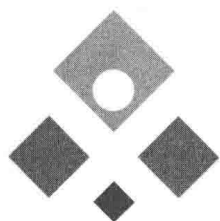


自律律人,自觉觉他——关于《钓鱼的启示》和《中彩那天》 / 129
扫心地——关于《天游峰的扫路人》 / 133

重构课堂

山水觅知音——《伯牙绝弦》课堂实录 / 139
做一只自在飞翔的白鹭——《渔歌子》课堂实录 / 154
折一根春秋的杨柳——《采薇》课堂实录 / 163
所见不见,是蝉非蝉——《所见》课堂实录 / 175
大唐、少年、游侠——《少年行》课堂实录 / 194
约 定——关于《去年的树》 / 205
火柴天堂——《卖火柴的小女孩》课堂实录 / 213

经典之外,再无语文(代后记) / 224



重读经典



发现“老课文”的新价值

有些“老课文”，在不同时期、不同省份的小学语文教材版本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经过时间的淘洗，其光芒不但未被新增补的课文掩盖，反而历久弥新。经过梳理，我发现这些“老课文”大都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学生的语文素养积淀乃至精神成长关系密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有美育修养的作家的心灵倾诉，是一种艺术化的言语媒介。朱光潜说：“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的艺术。”文学，相对于一般的文字作品而言，不单是叙事和表意，更是由内心情感观照向外部世界延伸的一种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文字能比较完满地再现叙述者情感的起承转合、情致心绪、思想转变等动态过程。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语言文字的价值，因此，《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突出地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意义。《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明确阐述：“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见，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作品阅读直接和学生的精神世界相沟通，而不仅仅是基础的语言训练。

因此，在重新修订《语文课程标准》前夕，在新一轮教材又将出炉的当下，发现“老课文”的新价值或许有其独特的课堂实践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老课文”都是来源于不同时期的人教版教材。



(一)“老课文”的新价值探疑之一：不变中是否有变？

教育是社会进程的价值观投射。当社会政治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语文教材也就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当社会政治经济处于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语文教材也就相应地发生急剧的演变，这种演变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妨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教材进行简单回顾，或许能从源头上认识到课程改革的重大意义。“语文”这个名称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叶圣陶把“国语”改称“语文”，理由是“平常说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上的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可见其工具性意义非常突出。1953年开始使用的《全日制十二年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重视双基训练，把识字作为主要任务，重视多读多背和练习。之后，1959年出现的语文“文道之争”，也为至今还在讨论的“语文是什么”的问题开启了先河。1978年《全日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把识字作为低年级学生的定位重点，并开始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安排了讲读课文、阅读课文和独立阅读课文三种课文类型。同时显著加强了学生的读写训练，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同年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九年义务教育五、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重视教材的思想性，新编入的课文较多。其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建设成就的课文，占了很大比重。这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在语文基本素养训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沿用至本轮新课程改革之前。

因此，不断入选的“老课文”在不同时代的教材中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学语文课改由于需要大量改革旧弊，破除旧时代的束缚，课文的功能更偏向于让学生从中习得写作方式和表达方法，即把语言文字的应世功用放在首要位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课文的功用意义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和认可，穿插在这些课本中的识字教学及知识技能训练也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其地位根深叶茂。甚至，这一范本所呈现出来的符合当代价值观的诠释也在很长时间成为教学参考。近几年，随着信息时代阅读量的爆发式递增，现在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已具备了相

当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语文水平，“阅读”这个原本单一的概念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书本阅读，呈现出多媒体、多感官的趋势。教参显得单薄有限，老师的经验显得力不从心；课堂教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编选入的文章更是让大部分语文老师如临大敌，对已有知识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课堂教学方法也随之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些新课文，也是很长时间老师们“公开课”的第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经典的“老课文”成了很多老师已有经验中暂时没有改弦更张的面孔，成了课堂暂时的避风港。

然而，真的如此吗？

我们以2000年最后修订的1988年版人教版六年制语文教材和2002年审定启用的人教版教材为依据，将同时出现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课文作一简单梳理对比，也许就能发现其中的不同。

课 文	所在单元及单元主题		同组课文	
	1988 年版	2002 年版	1988 年版	2002 年版
《开国大典》	第十一册 第二单元 爱国主题	第九册 第八单元 走近毛泽东	《狱中联欢》精读 《梅花魂》略读 《荔枝》略读	《七律》精读 《青山处处埋忠骨》略读 《毛泽东在花山》略读
《月光曲》	第十册 第三单元 西方名人	第十一册 第八单元 艺术和知音	《跳水》精读 《“诺曼底”号遇难记》略读 《金色的脚印》略读	《伯牙绝弦》精读 《蒙娜丽莎之约》略读 《我的舞台》略读
《梅花魂》	第十一册 第二单元 爱国主题一组 所属为略读课文	第九册 第二单元 思乡文章一组 所属为精读课文	《开国大典》精读 《狱中联欢》精读 《荔枝》略读	《古诗词三首》（泊船瓜洲、秋思、长相思）精读 《桂花雨》略读 《小桥流水人家》略读
《穷人》	第十二册 第五单元 西方经典文学作品	第十一册 第三单元 理解和鼓励	《卖火柴的小女孩》精读 《鲁滨孙漂流记》略读 《奴隶英雄》略读	《唯一的听众》精读 《别饿坏了那匹马》略读 《用心灵去倾听》略读



(续表)

课 文	所在单元及单元主题		同组课文	
	1988 年版	2002 年版	1988 年版	2002 年版
《丑小鸭》	第四册 第八单元 古今中外的寓言 和童话	第四册 第七单元 现实生活中观察 和发现	《称象》 《刻舟求剑》 《狼和小羊》	《玲玲的画》 《蜜蜂引路》 《寓言两则》 (《揠苗助长》《守株待兔》)

从上表列举的 5 篇经典课文对比, 我们不难发现, 它们在不同年代教材中的定位区别还是相当大的。

1. 年级段分布不同

《开国大典》和《梅花魂》均从第十一册改到了第九册,《穷人》从第十二册调整到了第十一册, 这是顺应了当下学生阅读现状所作出的改变。而《月光曲》从原先的第十册提升到了第十一册, 则是对课文主题重新进行定位之后的改变。根据学生身心状况进行的调整, 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很重要, 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阅读同样的文章, 其认知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类似的调整还有《桂林山水》和《鸟的天堂》这类课文的学段下调。

2. 所属主题单元不同

这是新旧课程相比最大的变化, 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开国大典》由原来的爱国主义教育文章一组调整到了“走近毛泽东”这一主题。从同组单元课文来看, 新教材的主题更加集中。课程改革后最大的区别就是《梅花魂》由原来侧重“爱国”转向了侧重“思乡”, 应该说更突显这篇文章的主旨。《丑小鸭》从原来的“古今中外寓言和童话”调整到了关于观察和发现的主体, 同时也保留了两则经典的寓言故事。而《月光曲》由原来很宽广的国外文学作品一组调整到了更为集中的“艺术和知音”主题单元, 如此一来, 理解难度明显增加。因此, 提升相应的年级是合情合理的, 这也体现了 2002 年版教材对部分文章主旨的重新确认和发现。《穷人》的调整和《月光曲》的类似, 突出其文学地位和价值, 对经典的意义和文本的内涵挖掘更深。这些文章的调整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这里涉及了新教材对文本的价值取向, 部分文章的具体解读在后文中有涉及。类似的调整还有把原先分散的鲁迅文章整合成“走近鲁迅”单元。

3. 课型定位不同

《梅花魂》从原来的略读课文调整到了精读课文，这是很大的转变，也是对课文文学价值的重新确认。类似的还有从精读调整到略读的，比如《丰碑》从精读调整到了课后选读。

纵观小学六年十二册教材，可以说所有被保留的经典课文都被重新定位，因此，表面上的不变带来的却是根本性的改变。不发现这些改变的玄机，如何发掘其时代的价值？

(二)“老课文”的新价值探疑之二：以不变是否能应万变？

很多有经验的语文老师面对着众多没有删除掉的老课文，心中暗自庆幸，以为以自己多年的经验依然可以驾轻就熟。但是，这张“旧船票”真的能够登上新的“客船”吗？

其实，在没有推出新教材的时候，随着时代发展，社会价值观已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尤其“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就更多元。价值观的不同必然导致教育话语体系的不同，而教学则是首当其冲的。我们不妨来看不同时代语文教材的封面，就能窥得一些面目：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书的封面都如此，即使里面的文章还是这一篇，即使是同一本沿用二十年的语文书，也自然要求从新的角度解读。改革开放后，各领域思想大解放，各种思潮此起彼伏，语文文本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是很正常的事。

其次，如上表分析，当同一篇课文以不同的定位、不同的课型、不同的归属主题单元出现时，文本解读和课堂建构的改变是应有的逻辑。但事实上，在日常教学中，不要说有两套教材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一时无从发觉



其变化，就是新教师也都沿用自己曾经所接受的解读或者网上查阅到的所谓经典教案，这样做非常容易掩盖住文本的真正价值。

再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旦选入课文，根据教材的编者意图、执教者的心境、学生已有的阅读现状等诸多因素，始终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这也是经典作品入选课文的意义所在。几十年不变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在总理刚逝去的年代，每上此课，全班师生只要一读就痛哭，这场景至今让很多老教师记忆犹新，而几年前上此课若要学生感动得落泪，大都需借助各种媒介的补充。这并不能责怪孩子没有记住历史，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事件都会成为过去。事实上，从缅怀到感知，这篇课文的定位就在发生变化。2002年版教材删除了这篇课文，并非编者要让师生忘记周总理，而是，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其他的作品也是如此。以不变应万变的语文课是不存在的，顺应时代价值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上述两个矛盾点，大部分的老师在第一轮新课改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感受到，而是没有及时去梳理和分析，也一时找不到好的方法重新定位。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语文课改不应只停留在争论课改是否合理，而应安下心来，投入到教材、教法的研究中，去找寻这些经典的“老课文”变化背后需要重新诠释的内涵和外延，这才是本文所提出的关键要旨所在。比之新课文的选入，这些“老课文”价值的重新审读，其意义实际上是在搭时代的脉搏，去除历史的尘埃，还其更本真的面目，这才是语文教学乃至语文教育的价值回归，也为其他的作品解读提供辩证的视角。

二

但凡艺术作品的解读都有三个存在本位，即作者本位、文本本位和读者本位。

叶圣陶先生说过：“审慎的作家写作，往往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句一字都不肯随便。无非要找到一些语言文字，意义和情味同他的旨趣恰相贴合，使他的作品真能表达他的旨趣。”“凡是出色的文艺作品，语言文字必然是作者的旨趣的最贴合的符号。”显然，作者本位在艺术作品中是解读的第一把钥匙。忠实地还原作者本意是传统的阐释学一致认同的基本原理。

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日内瓦学派”认为，读者应当摆脱属于自己现实环境的一切，直到成为“可以被别人的思想充实的一种内在真空”。也就是说，读者完全是被动接受由作者给定的东西，作者才是一切的本源，阐释只是努力回到这个本源，而解释者是一片真空、一块透明体，不带丝毫偏见，不加进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只需原原本本把作者的本意复制出来。美国批评家赫施在《阐释的有效性》中主张“客观批评”，他认为为了寻找一个客观的、恒定不变的准绳，就只有把作者奉为唯一的权威，此种流派忠实于还原作者创作的动机，也是我们教师解读课文的重要依据。

以小学第九册第二单元课文《梅花魂》为例，作者陈慧瑛在创作谈中如是说：“《梅花魂》是我家的真实生活写照，是海外儿女滴泪的心声。……外祖父的墨梅、外祖父关于梅花品格的谆谆教诲，伴我走过青年时代万苦千辛的人生旅程，在祖国最危难的岁月，我与祖国母亲同在！”这段心声所表露的是作者的两种情绪：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和傲雪梅花的民族品格。这两种情绪中，思乡之情是基调，是解读这篇文章的钥匙。然而，在老教材中，这篇文章和《狱中联欢》之类的革命题材放在一起，突出了爱国却削弱了思乡情结，显然是没有完全尊重作者本意。在新版教材中，将此篇课文安排在思乡一组课文中，回归了作者本位。思乡和爱家爱国原本水乳交融，但放置在文学语境中，又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在解读文章时，不能不关注作者本位。这也是编者选编课文的一个衡量标准。但是，作为选入教材的课文，另一个“作者”有时其影响甚至会超越原作者，那就是教材编者。

在小学课文中，作者本位背后还隐着一个编者意图，这是在作者本位基础上，一个带着取舍态度的“第二作者”。根据教材的实际情况，编者删减部分作品以适合学生。编者意图是很多语文专家倡导的解读方式，从编写程序看，教材编写无非是少数教学专家根据有关学生能力发展的调研，对教材的整体构架进行论证，然后对精心遴选的课文进行加工、编辑和再创造的过程。实际上，语文教材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们的教育思想、学科认识和经验目光。知识技能的年级分布、文本作品的选择编排、阅读的导引与练习的设置等，都凝聚着编著者的苦心与智慧。因此，当面对一篇篇具体课文的时候，语文教师除了体味作者的本意之外，还得



领会教材编者的编辑意图，这有助于一线老师站在课程的视角审视具体的篇章。

比如经典老课文《少年闰土》，节选自鲁迅著名的小说《故乡》，各种版本的教材都有选编。编者的意图在这篇文章中不是要执教者以原文为背景进行对《少年闰土》的解读。节选部分关于闰土的记忆具有神异的色彩：“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这是作者对童年美好场景的刻意渲染。这与《故乡》中“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形成了记忆与现实的强烈反差。面对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以往教参中建议介绍《故乡》的内容是大可不必要的。编者的用意，是让孩子感受他们的年龄能够感受的鲁迅，而不是带着革命斗士一般锋利的鲁迅。抽取的这一部分纯粹是对少年闰土的钦佩与向往，其间，充盈着江南农村自由的气息。就这篇课文来说，尊重编者的意图，站在少年鲁迅的角度来认识闰土即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教材即使选用同一篇作品，它的课型定位、年级段定位和主题归属定位、同组文章这几个因素在经过编辑的选择之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另一角度的“编辑意识”，这个编辑意识具有更为重要的导向意义，甚至，从某个角度说，是这些经典“老课文”在新旧教材中的根本区别。这些课文一旦赋予其新的课型归属、年级段的归属和主题单元归属之后，许多作品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一）课型定位和年段定位的不同

仍然以《梅花魂》为例，在1988年版教材中这篇文章属于第十一册第二单元，是其中的一篇略读课文，而在新教材中属于第九册第二单元，安排在第一篇现代文精读的位置，其作品的受众从六年级降到了五年级。然而，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在教学课时安排、教学分析、教后练习指导中的密度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是重新审视了这篇文章的价值。比如，在老教材的教参介绍中，这篇课文基本围绕着爱国这一元素简单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海外华侨的这颗赤子之心；重新调整后，教参建议是围绕着浓郁的思乡情结着力探讨，并从“吟诗怀乡”“睹物思乡”“遥望故乡”等场景的细

节中一一揣摩。如此，课文的内在挖掘更深刻、更绵密，同时，也一改往日贴标签式的爱国情怀，老华侨的思乡之情延伸至民族魂的确认更加情真意切，学生感受也更自然顺畅。

类似的文章很多，比如《桂林山水》由原来的第十一册第一单元调整到了第八册第一单元，跨越幅度大。由于此文通篇描景抒情，对学生来说，理解和感受的难度并不大，调整合理。不过，也有定位有待商榷的，比如巴金的《鸟的天堂》调整到第七册第一单元，受众年龄明显偏低。这篇大朴无华的佳作，遣词造句随意而精当，譬如几次“流”字的意蕴，譬如两次对“鸟的天堂”的不同际遇，刻意寻去只见树而不见鸟，偶然路过却闻其声而观其形，都精准呈现了当时作者的心境，这些恐怕不是刚读四年级的学生能体会的。对这篇文章，编者删选修正的地方也颇多，不能够反映原作的精髓。这篇文章，在不同地区的版本中，选编年级差异较大，鲁教版放在第六册，广西师大版放在第十一册，北京版、长春版则在第十册，原人教版放在第十一册。这些差异也说明了对这篇文章的文学性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认识。

（二）单元主题定位和同组文章的不同

新教材有着明显的主题单元体例编排，比之老教材有更加鲜明的主题，切口小，甚至个别新的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得以呈现，这是难能可贵的。比如六年级第十一册的第一组课文主题是“与自然为友”，所选编的课文都是极具自然情怀和想象力的佳作，这与以前纯粹以描写祖国大好风光为主的单元相比，更加符合当下的绿色环保时代需求。主题单元的编排方式可以集中地将一组类似主旨的课文编排在一起，有的相互延伸，有的相互借鉴，有的相互补充。经实践证明，这对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和对主题的认知，有着相当明显的作用。加之精读课和略读课的配合，以及课后阅读材料的增加和同步阅读的配合，新教材在语文主题阅读这个领域的跨越是明显有成效的，这也把握住了语文学习的本质。在这样的视野调整下，部分老课文有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变，更加清晰地凸显出自己的价值。

比如，老课文《月光曲》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此文编排在第十册第三单元，同组课文有《跳水》



《“诺曼底”号遇难记》《金色的狐狸》。在导读要求中有这样一段话：“相信这组课文一定会打动你的心，使你产生许多想法，引起你对故事中主人公命运的关注。”这样的导语，促使执教者把目光聚焦于人物形象之上，探析人物言行，体会隐含于文学中的那份情感因素，生成了“触动——感动——激动”的三段式教学。教学过程中，执教者依托文本情脉，缘情求悟，通过激发情感和品味语言等手段，让师生共同体验语言的独特魅力和健康、丰富的审美享受，共同感受人物形象。但是，对于这篇佳作来说，似更有意味无穷之处。在新教材中，这篇课文被安排在“艺术与知音”这个主题单元中，同组课文有《伯牙绝弦》《蒙娜丽莎之约》与《我的舞台》。单元主题是这样描述的：“艺术离我们并不遥远，有艺术的地方就有美。本组课文将带你走进艺术的百花园，感受艺术的魅力，受到美的熏陶。学习本组课文，要注意课文表达的感情，欣赏各种艺术形式的美，培养热爱艺术的情操，还要学习作者展开联想和想象进行表达的方法。”从人物的视角调整到了通过人物关注艺术和知音的契合，显然是极大的转变。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可以认定，这篇课文在“艺术和知音”这个层面的体悟显然超越单纯的名人故事感知，将这篇文章的文学特质展现了出来。因此，随着主题单元越来越接近文学的本源，同时需要学生有着更为丰厚的人生阅历的积累，《月光曲》的魅力在这个主题下能够显现得更加充分。

《月光曲》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毫无疑问是贝多芬，但这是一条暗线，明线却在盲姑娘身上。暗线是主线，在课文中处于隐藏状态，文章对于贝多芬本身并没有过多语言描写。明线是副线，却在课文中处于开放状态，大部分的篇幅都以盲姑娘的话语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这样一来，围绕着“艺术与知音”这个主题，我们会发现，如果采用盲姑娘这条明线，理清的是贝多芬在听了盲姑娘几句话之后的情感走向，然后逐层推进到由音乐而彼此认同的“知音”这个主题，这和以往的因被盲姑娘懂事认真而感动的这个主题是完全不同的。盲姑娘爱音乐又如此懂事，只是打动了贝多芬对于平民的恻隐之心，而引发他创作《月光曲》的真正动机是在琴声的感悟和理解上，他遇到了知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是一个盲姑娘。正因为盲，所以她以心来倾听，这与能够在音乐会上近距离欣赏贝多芬演奏并报以掌声的人不一样，更多的人只是赞赏贝多芬的音乐光环，不是音乐本身。